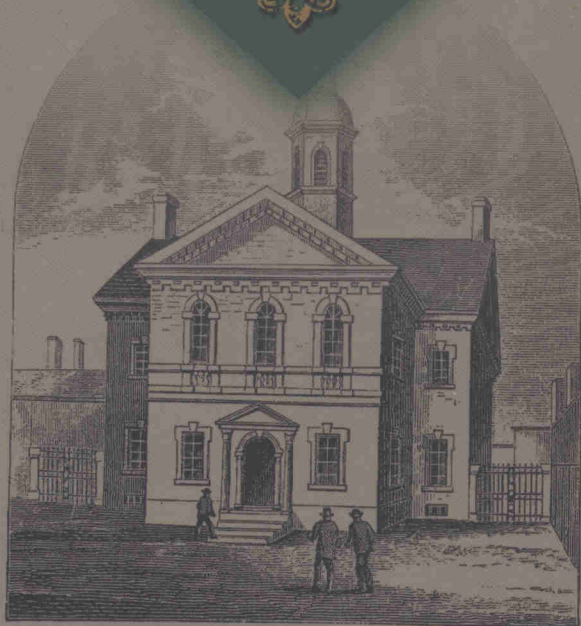


影响世界的百部书

一间自己的屋子

〔英〕伍尔夫 著 王环 译



沈阳出版社

影响世界的百部书



一间自己的屋子

〔英〕伍尔夫 著 王环 译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间自己的屋子/〔英〕伍尔夫著；王环译．-沈阳：沈阳出版社，1999.9

（影响世界的百部书）

ISBN 7-5441-1187-3

I. 一… II. ①伍… ②王…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K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7261 号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政编码 110011）

辽宁美术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84 千字 印张：3.875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王继光 李彦姝
封面设计：罗 洪

责任校对：刘艳辉
版式设计：王 文

定价：5.00 元

总序

1999年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当电脑的千年问题随着两千年的临近而越来越令科学家们手忙脚乱时，当普通民众因电脑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而不能不对千年问题拭目以待时，还会有谁无视新世纪那日益响亮的脚步声呢。

大型书系“影响世界的百部书”，就是在迎接新世纪到来之际应时而生的。

20世纪末是东西方思想界都异常活跃的时候。代表着第三世界的众多东方国家，在经历了多年争取政治独立的斗争之后，如今当世界进入了后殖民时代之时，正在为发展经济与科技努力奋进着。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参与者无不意识到传统的重要：它既是财富、资源、经验，但同时也可能是压力、负担、累赘。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得到应有的重视，已成为东方各国在争取经济权益时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对于西方，如何看待传统似乎更加复杂。传统的西方学者尊崇的所谓经典诚然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但在一定程度上又已成为西方中心主义的基础。保守派们正是利用它来抵御影响日渐强大的东方文明。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成为地球村的今天,这种带有歧视意味的姿态不仅影响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也违背平等的原则,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PC运动的倡导者在主张社会公正的同时,也为全球范围内的精神平等做出了贡献。但是,如何在东西方文明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当主张传统人文主义的美国学者布鲁姆发表了《伟大的典律》之后,他那推崇西方传统经典的姿态马上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非论与批评。而作为东方世界成员的中国学者,则感到难以在布鲁姆及其反对者之间简单地做出选择。因为在这场论争中,传统常常意味着西方中心说,而平等公正则又偶尔代表着偏激。因此,尊重传统的中国人既不可能赞同西方中心说,却又认为某些民族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过于偏激,并不可取。也许,最佳的选择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中庸之道:既要保留几千年人类文明中的精华,又要让当代的世界具有更多的平等与公正。

这个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中庸之道,在编选“影响世界的百部书”中同样是个难题。不过,唯其如此,才能体现出这套书系的意义。“影响世界的百部书”就是企

图在新旧交替、思潮繁多、思想活跃的当代世界上，综合东西方学界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各个学派的研究动向，重新审视东西方的传统经典，以较新的思路对其加以梳理，编出一套较具时代特色、较有现实意义的书系。这套书不仅是对人类数千年文明的反思，同时也包含了本世纪中后期社会思潮的变迁。因此，它应当是新旧结合的，既经典又现代的，既是对人类文明的礼拜，又是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提高中带有普及意义，普及中含有提高作用，高深中求平实，学术中求实际，老少咸宜，雅俗共赏。它还应当立足于当代思想界的最新成就之上，用今人的眼光重新整理历代经典，尤其关注那些由于各种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种族的和性别的原因，而被撤出或摆上书架的著作，并对其加以认真的筛选。它还应当是超脱于各种潮流之上的，不人云亦云，而是把握住人类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力求做到从一个侧面介绍世界文化的发展线索。它还应当具有一种独特的角度，既要反映当今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又要争取经得住时间的检验。因此，影响及意义尚待进一步证明的新著，本书系拟不过多考虑。至于一些著述较多的名家，为了广大读者的阅读需要，本书系则拟在权威性与可读性之间向后者倾斜，舍弃最高深的专著而选取较易懂的名篇。

“影响世界的百部书”似乎应当将古今中外各个领域内的最佳成果全部囊括其中。但是面对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数千年人类文明史，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不单是音乐、绘画、建筑和科学技术这些过于抽象或具体的专业难以找到合适的文字载体，就连心理学、教育学和精神分析学等较新学科的著述，也因过于专门化而难以作出恰当的选择。而经济类专著则因学派繁多且每天都在接受着生活检验而更加复杂，难以予以精当的归纳和介绍。此外，一些在20世纪影响较大的新经典，由于思想新、翻译难度大而至今未能得到合格译家的翻译，可本书系又不能不将其包括在内。对于编者来说，这些都是挑战。因此，不求全面、高深，但求自成系统，是本书编者几经讨论之后确定的一项原则。

狄德罗在18世纪末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谁才是主人？作家还是读者？”狄德罗是智慧的。他早在200年前就已经认识到，编码的人（作家）固然重要，可是阅读的主动权却是在解码人（读者）的手中。也就是说，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的作用至关重要。而读者所处的时代及其环境因素，又在决定着读者的阅读感受。童年的人类写史如写传奇，读史如读故事。成年的人类则会在同一部历史中读出史诗、悲剧，甚至喜剧、闹剧。我们这些处于20世纪末的读者（编者也是读者，而且是第一批

读者),站在信息高速公路和知识经济的科学前沿,面对着正史、野史、传说、戏说等多副面孔的历史,自然会有我们自己的新读法、新看法。这部大型书系“影响世界的百部书”所以在书系泛滥的今天仍然得到诸多学者、同道和友人的热情支持、得以问世,是因为它确实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可以相信,这套书不仅有出版的必要,而且也会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我们期望这套书在出版的过程中,能够得到读者的批评和建议,使其不断地得到充实与完善,为处在转型时期的各类读者,提供一份有用的精神食粮。

申慧辉

1999年7月

伍尔夫与《一间自己的屋子》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 - 1941）可以称得上是 20 世纪英国最具独创性的女作家。她生于伦敦的文学世家，父亲是著名学者，当时英国的许多学者名流都是她家的座上常客。她自幼深受这种环境的熏陶，熟悉这些生活优裕而又富有文化教养的学者名流的生活。这些也深深影响了她的精神世界，成为她的作品所表现的重要内容。

弗吉尼亚从小身体虚弱，所以从未上过正规学校。但是，她继承了父亲超常的智力以及颖异的悟性，在父亲的指导下，她接受了各方面的高深的教育，而且阅读了父亲的极为丰富的藏书。1904 年父亲去世后，弗吉尼亚迁居伦敦的文化区布鲁姆斯伯里，她的家后来成了英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学团体（The Bloomsbury Group）的活动场所。这个文学小圈子中，有传记作家斯特雷奇，小说家福斯特、亨利·詹姆斯，诗人艾略特，文学评论家伦纳德·伍尔夫等，还有一些美术评论家、画家、哲学家等。这个小圈子中的人物可以说是英国早期的先锋派。他们具有敏锐的审美与鉴赏能力，情趣高雅脱俗，独树一帜。这一团体具有浓厚的学术气氛，创作标准极高。弗吉尼亚与伦纳德·伍尔夫志趣相投，两人于 1912 年结婚。1917 年，夫妇俩创办霍加斯出版社，陆续刊行了当时的“新秀”如小说家福斯特、曼斯菲尔德、诗人艾略特的作品，对现代英国文学的发展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伍尔夫对文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小说创作上。她是英国意识流小说的重要代表作家，她认为许多自然主义的外部描绘是多余的，非本质的，所以她的小说着重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感受。在詹姆斯·乔伊斯小说的启发之下，伍尔夫发展了一种与乔伊斯十分相似而又不尽相同的意识流技巧。她最早的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A Mark on the Wall, 1917）即已使用“意识流”的技巧描写人物的内心活动，《雅各的房间》（Jacob's Room, 1922）更加有意识地采用这种技巧。在《达洛卫夫人》（Mr. Dalloway, 1925）和《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 1927）中，她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写作技巧。《达洛卫夫人》记述了短短的十几个小时中一位上层社会妇女的内心活动，并通过回忆和现实的交错穿插，概括了她一生的重要经历。西方评论家一般认为，《达洛卫夫人》是伍尔夫的小说中最具意识流特色的一部。《到灯塔去》则通常被认为是伍尔夫最出色的作品。小说带有一定的自传色彩，作者的父母可以说就是作品主要人物的原型。小说描写拉姆齐教授一家和几个亲密的朋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到苏格兰西北沿海的小岛上度假的生活。作品深入地表现了人物的思想和感情的活动，人物并不多，但每个人都刻画得很细致。

伍尔夫的其他小说还有《奥兰多传》（Orlando, 1928）、《海浪》（The Waves, 1931）、《岁月》（The Years, 1937）、《幕间》（Between the Acts, 1941）等。她一生创作了9部长篇小说、350多篇文艺评论及随笔，还有剧本、传记、短篇小说等。在她一生，尤其是最后十年中，她是在病魔缠身的情况下进行创作的。她的好友、小说家福斯特认为，她是用一种只有少数作家才有的那种紧张精神从事写作的。福斯特说，大多

数作家写作时用半只眼睛紧盯着稿费，用半只眼睛窥探批评界动向，用半只眼睛巴望他的作品能造福世界，只剩下最后半只眼睛落在工作上，可伍尔夫却全神贯注于她的工作。遗憾的是，伍尔夫的病势日益恶化，长期的精神抑郁使她屡次濒于精神分裂，第二次世界大战波及到英国之后，她的情绪更加不安，伦敦的被炸也使他们震惊。她深感古老的欧洲文明已面临崩溃，病魔的反复侵袭更使她痛苦不堪。她终于绝望了。1941年，伍尔夫在离家不远的乌斯河投水自杀。

伍尔夫是小说家、文学评论家，也是西方女权主义的先驱者。《一间自己的屋子》（A Room of One's Own, 1929）就是她主张女权运动的一部名著。

应该说，伍尔夫的生活圈子是比较狭小的，与她来往的，多是那些生活优裕的文人雅士。但是，布鲁姆斯伯里文学团体中的人并不是纯粹的象牙塔里的精神贵族，他们也是具有社会意识和民主倾向的知识分子。伍尔夫在她的论著、文章、演讲中，也曾表达她对民主的理解以及她的社会理想。在众多的社会问题中，她最为关注的就是女性问题。

伍尔夫特别同情普通妇女的境遇，在各种场合及著作中为她们呼吁，她强调，应该维护妇女的权利，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一间自己的屋子》集中表现了这种思想。在这本小册子的开端，她将牛津（Oxford）与剑桥（Cambridge）拼凑成“牛桥”（Oxbridge）一词，对英国的老牌大学进行了嘲讽。书中描写了她参观“牛桥”的感受。这座堂堂的学府内，有一块草坪是男研究员们用的，由于她是女人，所以被禁止在这块草坪上走动。此外，在不列颠博物院等图书馆内，男人撰述的关于女性的书汗牛充栋，而女人所写的关于男性的书却绝无仅

有，这显然是极为不公平的。

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伍尔夫对女人社会地位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分析，回答了女人应该怎样生活、女人应该怎样认识社会等一系列问题。她认为，男性世界中的宗教、法律和经济条件时常成为女人思想和行为的枷锁，要解除这种枷锁的困扰，女人就应该有勇气去争取独立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地位。经济独立可以使女人不再依附于任何人，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女人就可以平静而客观地思考，更可以不受干扰地进行创作，记下自己这一性别所见到的“像蜘蛛网一样轻的附着在人生上的生活”。伍尔夫还认为，所有的人，不论男女或穷富，都有享受教育和文化的权利。这些观点，都表明了她的民主倾向。

伍尔夫对现代英国小说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一间自己的屋子》等作品也对西方女权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目 录

总 序	申慧辉
伍尔夫与〈一间自己的屋子〉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23
第三章	39
第四章	55
第五章	75
第六章	90

第一章^①

不过，你们也许说，我们是请你讲“妇女和小说”呀——那和一间自己的屋子有什么关系呢？你们听我慢慢解释。在你们请我讲“妇女和小说”这题目以后我就坐在一条河岸上开始想这几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它们的意思也许就是说几句关于芬尼·勃奈的话；关于贞·奥斯汀也说几句；赞扬勃朗特姊妹一番，而且给大雪下的海渥斯牧师住宅一个概略的形容；假使可能的话，给米特佛小姐一种幽默的评语；对乔治·艾略特说句恭敬的话；至于盖斯克夫人也不妨提一提，这样就算了事。但是再看一看，这几个字似乎并不这么简单。“妇女和小说”这个题目的意思也许是，或许你们所要的意思就是，

① 这是根据两篇论文作的，那两篇论文是在纽南姆女子学院的艺术学会和葛登女子学院的 Odtaa (One Damned Thing After Another) 学会中读的。论文太长，不能全读。现在这是改过而扩充了以后的面目。

妇女和她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或者是妇女和她们所写的小说；或者是妇女和关于她们的小说；甚至或者是这三个意思不知怎么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而你们要我用那样的看法来思量这几个意思。可是一开始用末一个方法来想这个题目，那似乎是最有意思的方法，我就发现有一个不可救药的缺点。就是，我永远不能达到一个结论。我永远不能履行我所认为的一个演讲的人的第一个责任——在一点钟的演讲以后给你们一块纯洁的真理的结晶，可以让你们用笔记簿的纸包起来永远保留在壁炉架上。尽我所能地，我只能贡献给你们一点意见，关于一件很小的事——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于是这么一来，你们就会发现对于女人真正的性格和小说真正的性质这较大的问题我根本就没有解答。我逃避了对于这两个问题下一个结论的责任——于是按我个人说，妇女和小说仍然是一个没有解答的问题。不过为了补偿起见，我要尽力解释给你们听我怎么会这个关于屋子和钱的意见。我将要在你们面前尽力充分地、任意地阐发那使我如此想的一串相继的思想。也许若是我把这意见背后的观念、偏见，呈露出来，你们会发现它们对妇女有些关系，对小说也有些关系。无论如何，只要一个题目是非常有辩论价值的——凡是关于女人的问题都是这样的——一个人就不能希望能说出真理来。他只能解释他怎么会有他所有的那个意见。他只能让他的听众观察演讲人的限度、偏见、怪癖，而有一个机会去下他们自己的结论。在这里小说包括的真理似乎比事实多。所以我利用一个写小说的人所有的自由与特权建议讲给你们听在我来这里以前两天的故事——在你们放在我的肩上这个繁重的题目以后，我怎样负了这重任反复地思量它，应用它到我日常生活里

去，由生活里寻求这题目的材料。我用不着说明，一切我所要叙述的并非真事；牛桥是虚构的；分能姆也是；“我”只是一个不存在的人的很方便的代表。我要吐出很多谎话，不过也许有些真理参杂其中；去寻出真理，并且去决定哪些部分是值得保留的，就是你们的事了。你们若不这样作呢，那自然就把它整个扔到字纸篓去，把它完全忘记。

那么这就是我，（叫我玛丽·贝登，或是玛丽·塞登，或是玛丽·卡迈克，或是任何别的你所喜欢的名子——完全没有关系，）一两个星期以前，正是绝好的十月天气，坐在一条河岸上沉思。我所说的那条硬领，妇女和小说，逼着我对于这引起各种偏见和情感的题目下结论，把我的头压到地上去了。我的左边，我的右边都长着某种灌木，金黄色的和大红的，如火如荼地开着花朵，甚至也好像为火的炎热所焦灼。在远一点的岸边垂杨因永久的悲哀而在那里暗泣，头发披在肩上。河水选择几处天桥和如火如荼的树来反映着。在一个大学生划着船冲破那些倒影以后，它们便又立刻不着痕迹地合上，就好像他并没有经过一样。在那里一个人真可以整坐一个对时沉醉在思想里。思想——给它一个它不大配的高雅的名子——已经把钓丝垂到河里去了。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了，钓丝在反影与水藻之间摆来摆去，任水把它飘起沉下，一直到——你知道就是那么轻轻的一拉——在这钓丝头上忽然有意思在凝聚；然后小心地把它拉进来，再把它聚精会神地摊开。啊，一旦摊在草地上，我那个思想看来是多么地小，多么地无意义。就是那种小鱼，一个好的渔人一定放回到水里去让它再长得肥一点预备将来有一天值得煮，值得吃。我现在不拿那个思想来麻烦你们，不过如果仔细地观察，你们自己也许在我所要说的话里会发现它。

但是不论它怎么小，它还依然有它那种神秘的性质——把它放回到脑子里去，它变得非常使人兴奋而且重要；在它突然一跳又一沉，闪动来闪动去之间，它激起如此一阵的意思的震荡和骚动，我简直坐不住了。因此我非常迅速地穿过一片草地。立刻有一个男人起来阻挡我。在起初我还不明白那个穿着夜礼服衬衫和常礼服，怪形怪状的人的手势是对我作的呢。他的脸上显着惊骇愤怒的样子。是本能而不是理智提醒了我，他是教区的警吏，我是女人。这是草皮，小路在那边。只有研究生和优等生可以在这里走；碎石小道才是我能走的呢。这些思想不过是一刹时的事。等我走到小路上去了，警吏的手才放下来。脸上恢复了平常安详的样子。虽然草皮比碎石路走着舒服，所幸还没有犯了什么大错。不管那是什么学院，我唯一能提出来控告那里的研究生和优等生的罪状就是在保护他们那块继续不断压了三百年的草皮的时候，他们把我的小鱼吓得不知道藏到哪里去了。

至于当时我在想什么使我这么大胆地非法侵入草地上去现在在我不记得了。安谧的精神像一朵云彩由天上降下来。因为如果安谧的精神能在某处停留的话，那就是停在一个十月里晴朗的早上的牛桥的园地和院子里。慢步踱过那些学院，经过那些多年的大厅，走廊，现实地坎坷似乎都磨平了；身体好像装在一个神妙的玻璃房子里，没有声音可以透进来，同时脑子因为不和任何事实接触（除非又侵入到草地上去，）可以任意安然地去想和当时情景和谐的思想。完全是偶然地，不意中记起一篇老文章讲到在悠长的假期中重访牛桥，因而想起它的作者查理·兰姆——塞克雷举起兰姆的一封信到前额上，叫他圣查理。实在说来，在所有死去的文人中（我只是不加琢磨地把我的思